

《名人堂》系列 主编 中岛 崔修建

在短暂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

童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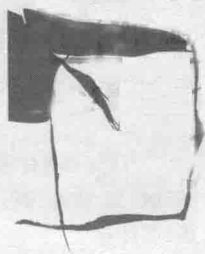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在短暂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

《名人堂》系列 主编 中岛 崔修建

童心·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瞬息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 / 童心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496-2249-8

I. ①在… II. ①童…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4535号

在瞬息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

主 编 / 中 岛 崔修建

著 者 / 童 心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吴雪琴 于金琳 季天乐

策 划 / 任喜霞 索新怡 崔时雨

装帧设计 / 蒲伟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大厂回族自治县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140千

印 张 / 10

ISBN 978-7-5496-2249-8

定 价 / 42.00元

· 总序 ·

新诗的变革时代已经到来

中島

博

博客中国“2017中国诗歌助力计划”必将成为中国新诗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诗歌事件，诗人《名人堂》系列的宏大，也必将与“中国诗歌助力计划”一道，对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浩大的中国新诗呈现工程，它的价值在于突破诗歌环境的层层壁垒，让诗歌的“霸权主义”，诗人的“墙体主义”，诗歌的“老人脸色”不再影响和左右诗坛；诗歌不仅是思想灵魂的载体，也是人格的化



身，那些以“霸占”诗歌资源，“一手遮天”道貌岸然的诗歌刽子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新诗的旧时代已经过去，新诗的变革时代已经到来！

这是诗歌精神力量所致。

中国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无论是最早的古歌谣还是辉煌鼎盛时代的大唐诗歌，以及现当代的白话诗、口语诗，诗歌的进程都与当时的人文时代环境与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仅是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更是创造与开拓生命与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今天在多数人看来，诗歌已经辉煌不再，甚至是不值得一提，但是，如果再过去一百年二百年，诗歌的价值和重要性依然熠熠生辉，就如我们当今孩子们在成长中的教育培养少不了诗歌一样，你生存与成长的土壤，都无法逃避诗歌对你的熏陶与影响，必不可少的与诗歌进行着“亲密接触”，因为它必定在潜移默化的为你和社会提供着一种精神和语言创新的帮助，它丰富语言体系的功能与生俱来，它承载与创造的精神生命永不停止。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变革，它几乎影响了昨天、今天和未来所有的中国人，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每个时代的文化变革，诗歌的作用举足轻重，都起

了领航的关键作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人文精神觉醒开始的，它可以说是中国五四运动的号角，是开启中国新时代的钥匙。这样的颠覆性的文字与精神“革命”，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样变革的领导者必定少不了诗歌这样一种表达形式。

诗歌的意义更在于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

从1917年2月开始，中国的诗歌在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推动方式，其发生与发展影响至今，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开始，中国现当代诗歌就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代，而这一开始就注定改变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

中国诗歌的作用如此巨大，它将继续这样的力量与光荣。

2016年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100周年，我们将用一颗敬畏之心打开这一百年的诗歌光景，阅读和朗诵这些伟大而不朽的诗人，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世纪的对话。

胡适、鲁迅、艾青、郭沫若、食指、北岛等这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的诗歌和文字一直在影响着这个时代，或许将会一直影响下去。

他们创造的生命之诗、心灵之诗，更是一个民族人文发展的伟大结晶，历史也将永远记住他们这些永不褪

色的生命诗歌。

当今时代是一个能够创造出伟大的诗和诗人的时代，尽管更多人认为诗歌已进入没落期，诗人已经顾影自怜了，但实际上所有人都正在诗歌的土壤里活着，被诗歌包裹着，呵护着；这些人我想也只是从社会的表面理解诗歌，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诗歌影响力，没有看到浮躁背后那股甘甜一样的诗歌生命，正在努力的与阳光一道，为我们的生命与人类的文明提供着精神的养分。

诗歌永远是不声不响的成为五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命与创新的力量，成为人类世界不折不扣的精神灵魂。

这些年，一直在不停写诗的诗人，越来越多，这样的持续性实际上非常艰苦，却依然留住了越来越多热爱诗歌写作的人，这是诗歌之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也是不能理解的。尽管诗歌写作的方式方法不尽相同，其内心却有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把诗歌植入自己的生命，让诗歌成为自己内心的一处湖泊或者一条河流，用圣徒的心来推进人文的精神化与生命的智慧化。

现在的诗歌已经不像过去年代官府诗人那样，有生存的保障，甚至待遇非常高；也不是因为写诗歌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高级干部，有无比大的房子，有专用小汽车。

现在的诗人平头“百姓”居多，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可言，如果仅仅写诗歌，一定会饿死，但是，这些诗

人不怕，他们喜欢，有的不会因为贫穷而放弃写诗，也有极少数的诗人，成了百万千万富翁，但他们没有因为富有而放弃诗歌的写作，他们更懂得孰轻孰重，懂得人的生命所应该承担的那份使命与责任，这一群人有的人一写就是几十年，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有没有人关注，不管影响如何，不管外面的世界对诗歌多么的傲慢无视，他们依然坚持，依然诗兴喷涌，散发着独立自觉的诗歌艺术之光。这些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非常懂得推进人类文明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人类的进步一定和诗歌有关。

正因为这些诗人的坚持，使诗歌的状态越来越具有教堂氛围，空旷、无边、宁静、干净。

这是诗歌的胜利。

诗歌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诗歌是人类“高处”的灵魂，是生命无法抑制的绽放。诗歌可以通过一种“空气”净化的方式来影响成长者的精神与内心世界。

那些在写诗的同时，还在不停地为诗歌的发展作出努力的奔忙的诗人，就更具有诗歌圣徒的境界与精神。

他们让诗歌充满了温暖与大爱。

博客中国“2017中国诗歌助力计划”《名人堂》系列诗集的出版也必将改变中国传统的诗歌出版模式，让沉寂在民间的优秀诗人获得公正的出版自己诗歌作品的



机会，在他们中间一定会诞生伟大的诗人。

没有诗歌的时代是愚钝的时代。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的诗歌时代。那些冲破生命阻力的诗人，那些句句划开时代症结的“匕首”之诗歌，是跳动的灵魂之火焰，正在以它充沛的精神，给予我们最精彩的光彩，那是生命中最经典的日子。

· 序 ·

寻梦者的心路里程

——序童心诗集《在转瞬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

苗雨时

人生如梦。如果不是从虚无的消极方面来理解，那么梦就是生命的欲求和企望。诗歌是做梦的事业，诗人的职责是寻梦与圆梦。诗意的梦幻人生，负载着诗人的一部值得珍贵的生命史和一幅绚烂多彩的心灵图谱。童心的诗集《在转瞬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便是如此。她的这种梦，是现实的，践行的，也是理想的，愿景的。其独特之处在于：她从生命的“此在”出发，作为一个清醒的生存者，在漫漫长梦中，不懈地探问，求索，寻觅，通过往返中折的思绪，谱写了一曲律吕纷繁的心灵交响，画出了一条路走来时，逶迤



多姿的生命风景线。

当今时代，想做梦，也并不容易。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以金钱为轴心旋转的喧嚣与浮躁，使原本应该和谐一致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出现了断裂和悖反，造成了人灵肉分离的生存困境。面对此种文化历史语境，人该不该有梦，该有怎么样的梦，就成了一个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的不容规避的历史和美学课题。

诗人童心，是肩负了这种艺术使命的。她以对诗歌的敬畏和对生存的深切体验，开始选择人生的方向和出路。正如她的名字“童心”所昭示的，那就是返回生命的原初，以童心对待一切，估衡一切，重新编织自己的梦想。

《生命之韵》，诗人一开始，就以从容、淡定的生命姿态，弹拨心曲，并为整部诗集定下了主旋和基调。那就是：“不落泪，不谈炎凉和世态/也不说悲欢不吟风月/我们只说，我们只说/月圆月缺尽随意/在短瞬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在短瞬的尘世做着最长的梦》）这梦的样态，可以是缤纷的，也可以是五彩的，但其质地却必须是纯真的，洁净的。犹如《夏天雪》：“夏天会有雪么/没有/但我会臆想一场清凉/臆想属于我的洁白/在素白里/让心被包裹”；或者像《在流水晚风中收拾心情》，每天清扫，“剔骨一样的剔除尘埃”，让生命

毫无瑕疵。为此，她梦回古代，借“一柄红伞，一帘烟雨”，在小桥流水中，映现她自己的身影（《湿础人沾汗际蒸林蝉烈号时》）；也可以委身大自然的庇护，从“一株草的影像里”，学习生命的顽韧与不屈（《一株草的影像》）。然而，不论是《流星雨》的时空寓意，还是《相比白天，黑夜更有悲悯》，不论是《有多少枯荣来说再见》，还是《总有一些流淌温柔岁月》，《在天与地的悬浮之中》，在《时光之锯》的雕刻之下，人总应该保持生命的挺拔与伟岸。正如《日子，时光的封面》一诗所写：

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昂头
都是万物包容了我们
恩赐以另一种方式
让我们的抒情，从低沉的段
一行行向主题扬起
风沙落尽，余音穿过天水

诗人带着“生命之韵”上路，她首先遭遇的是滚滚红尘，人事扰攘，物化媚俗，该怎样从寻常和平庸中，发现诗意？《红尘浅悟》，做了有益的探索：其一，不否定尘世日常生活的享受，但要在日常经验的背后开掘出生命的信仰和意志：“其实幸福/我总是眼睛湿润凝



视你/每一片落叶/每一根小草生根于大地/我都会陷入这情意”（《在天地辽阔中我如此富有》）；其二，不遮掩现世生存中的生命之痛，但要在疼痛中，激发做人的骨气：这些痛都“未能攻开我骨头的城门/我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我生命的因子/仍然在星光照亮的夜/在血液指挥下调拨我的兵”（《痛是一个刻进骨头的字眼》）；其三，不回避灵与肉分裂的尴尬与困顿，但要唤醒灵魂，追求灵肉一体：“风中走一趟/再在雨里/歌一曲远山流长/别让灵魂沉默着沉睡/别让，散落的骨骼总流浪”（《别让灵魂沉默着沉睡》）……这一切，最终归结为人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使诗人相信：“寒禅不应凄切”，而“头顶总有一朵云眷顾”，因此，《从子夜走出来的梦》：“是否冥冥的隐喻/给我一个爱的问答题/不需要笔/不需要墨和声音/仅仅以黑夜和明亮”。日夜轮转，太阳每天都要从东方升起……

《转山转水》，诗人边走边唱，且歌且行。雄奇壮美的山河，打开她的胸襟和眼界，山水情怀也滋润她生命的梦幻，让她在“苍茫盛大中泊放灵魂”。《峨眉山》，是她朝思暮想的去处，山的巍峨与高耸，托举了她自我的身躯。而她投入群山的怀抱，《在山的怀抱不惧怕风霜》，她站《在一座山前的想象》：“而今我/像一个孩子”，“那头顶无论多高/都是我/在海角在天

涯”。她来到长江岸畔，遥想古代《江上纤夫》，想象当年那“夕阳和潮水一定哭过/当它们看见这低头前行的姿势/看见这纤绳的勒痕”，“它们一定是最先读懂”，那“古铜色”的“裸露”，是生命力的至真至纯。诗人跋山涉水，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她出“阳关”，走大漠，去塞外，到草原，听“丝绸之路”的远古驼铃，看雪域高原的阳光映雪，领略天地的寥阔与神奇。“远方”，是生命永恒的向往。“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大自然的启悟，升华了诗人高远的精神境界。

至于《天涯珍影》，多为诗人以诗会友、与国内外诗人的相互唱和与赠答。命题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意。她交游甚广，结识了很多诗人朋友，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诗人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她都以真诚相待，相互学习，彼此欣赏。对这些诗人的剪影的珍存，无须多引证，只列举一下名字，便可知她的深情和用心，内蒙古萨仁图娅，新加坡齐亚蓉，香港的湖山盟、孙重贵，兰州叶冰，宁夏童宁，福州林敏苏，西班牙女作家张琴，印尼诗友莲心、明月，澳门诗人荒林，还有不具地址的芙泉、小曲、吴志芳、陶丽华、焦重行、马丽芳、盛孝源，还有写给小朋友们，儿童的，等等。这里，仅以她《何以共如初》一诗，作为她看重友情的概括：

你在我回眸间
像雨后的一抹虹
带给我七色
一如我某一刻
刻在心里的影像
再次来到
我注视的方向

的确，人间的友谊，如雨后的彩虹，架设在诗歌的艺术天宇，让心灵的信鸽，传递朋友之间的情意和祝福。

诗人的人生梦想，历经坚卓的探索，最后的圆梦，是为自己也为他人建筑了《希望之城》。这是诗集的收官之作。那么，这一神圣的城堡，搭建了怎样的景观呢？蓝天白云，土地安适。这里有树，有花，树是“樟树”，花是“玫瑰花”，树有树言，花有花语；这里有《面朝一切阳光照耀的人和事》，南国女儿，唱着水乡的谣曲；也有《路灯·雪地·空椅》，它们守望着生死相依的命运主题；“画船一竿何处收”“归来无语晚秋楼”，天上明月寄相思，人间芳草无穷碧。人生四季，在这里轮替，春红、夏绿、秋黄、冬白，人文与自然交感，生命与天地同在。然而，这梦的城堡中央，供奉的却是千古不磨的人性的极致：“爱”，自我生命之恋和

普被世界的悲悯。诗人这样写道：“我曾如此深爱/人世
间每一缕阳光/也爱风雨，霜寒和雪飞/我把一切当成/生
命里必经的过程/也当成，床前明月光里/一头牵着我/一
头牵着故乡的澄澈如水。”（《我曾如此深爱》）故乡
是生命的源头，而父母是故乡中的故乡。她眷念已经离
世的父亲：“我是你滚烫的血滴”，而你却“一走不回
头/我等了二年，从梦里到梦外/家门口的树叶绿了又黄
/你还是”没有回来（《爸爸，又是四月了》）；她的
爱是宽广的，同时也把爱撒向人间，《孩子，我在人海
中看到你——致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星的夜更加
黑”“孩子，你流落在哪里”“入梦了吗？”你入梦，
“我也入梦/梦里我们一同看星星/看蝴蝶飞入花丛”，
“飞着，飞着，你就在手掌里/飞出一个花季”……诗人
以大地般浑厚的母爱，点数一切，包容一切，并用悲悯
和美好的梦想，为人们构建精神家园，让人们在那里诗
意地栖居。

纵览整部诗集，我们应该认定：童心是一位颇具实
力的女诗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难能可贵的是童心未
泯，如此沉湎于诗歌，激情四射地拥抱生活和世界。她
步履匆匆，才情敏捷，走人生之路，咏生命之诗。日常
生存，山河风光，自然节令，草绿花红，尽收眼底，纳
入怀中，经由审美静观和感悟，都转化为心灵的韵律、
生命的画图。她在梦幻中，用灵魂写诗。伴随着生命的



成长，她的人生之梦，也从迷茫走向澄明。诗歌从来不是写实的，她的诗歌艺术在虚幻中与生命的梦想同构。诗的意象系统，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大多是心灵意象。山川，草木，风雨，星月，人事，场景，都带着强烈的主观的幻化色彩，空茫而灵动。与此相应，诗的话语，也是空灵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根植于古今汉语的母语之上。她依据生命体验表达的需要，选择语言，创造语言，在语境中生成语言，于生命与语言双向洞开中，使话语成为对生命之梦的有效命名。她的诗歌话语，古题新作，有古典诗词的韵味，迹写风光，又有现代汉语的形象穿透力，而表现现实的日常生活，则运用了鲜活、生动的某些日常口语。三者相济相生，增强了语言的弹性和张力。应和着生命昂扬向上的梦想的律动，其语言节奏，是明快的、奔流的、激荡的，就像云雾中山间的溪水，蜿蜒而急下，波涌歌曲，浪溅珍珠。然而，她诗歌的总体的艺术风致，则呈现为初秋的景象，天高气爽，阳光和煦，大地丰饶，开阔、充盈、安然、静美……正如她在《我该落成怎样的诗行》的诗中所昭示的：

我该怎样寻找
散落背后一路的句子
该如何